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熈寧十年五月庚戌朔詔諸路言蝻蝗生宜申嚴條約下當職官亟除絶之　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為東太一宮使聽居南京方平四表乞致仕而有是命蘇軾代方平作好兵猶好色疏附此年末　監西京抽税竹木務太子中允

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京西北路轉運副使李南公等言顥博通古今行誼修潔改官八年未嘗磨勘故也

詔交趾納款如遣人議事許至桂州從經略使趙卨請也蠲机榔等縣防戍軍馬借支路費錢蘄縣桐墟鎮巡檢殿直劉震為軍賊王海所殺授震子借職

法寺言在京床子弩雄武第二指揮王秀等十人坐唱率軍衆毋往搬卸小麥副都頭牛遂不禁止之秀等比附徒三年刺配五百里外牢城遂當杖六十詔

斬秀軍門餘九人配流海島及廣南遞杖百降曹州員寮剩員直此或與四月丙戌擬參指揮相闗

辛亥京東轉運司言萊蕪縣廵檢左班殿直賈若水坐以功贖過免勒停

壬子詔大宗正司定武軍留後承裕候所展限及半年與磨勘承裕甞於殿廬厲聲責大宗正及毆妭婦吴展一年半磨勘上以其屬尊故特減之　詔銓試經書律令大義等人經書上等循一資堂除差遣中等先次指

射傻便差遣下等不依名次注官先次差遣其刑法人第一等充法官第二等循兩資第三等循一資第四等與堂除第五等與免試　又詔諸路提舉官每員歲舉轄下選人九人充京官　詔福建路轉運司督捕賊廖恩事有奏禀不及者行訖以聞有能獲恩與右班殿直本路廵檢賜錢五百千獲以次首領等第論賞許自相殺併或禽捕送官原罪亦依此賞之　詔河北東西路轉運判官汪輔之黄莘各具廵歷到州軍所支人糧斛

樣附遞入進四月壬寅輔之自西路改東路可參照

乙卯詔廣南西路轉運司具軍興計置金銀錢帛糧草見存名物貯積州軍令提舉官拘轄催驅毋輒費用

詔保州保塞定州北平曲陽唐縣尉令定州路安撫司權舉使臣以北人數入為盜故也

丙辰詔緣邊安撫司北界遣人移文或押送人口至不係承接州軍城塞並婉順說諭約迴令往當承接州軍

丁巳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高公繪高公紀並遷禮

賔使公繪嘉州刺史公紀滎州刺史皇太后殿祗應江
有章姚宗元遷一資以皇太后同天節推恩也　檢正
中書戶房公事安燾言準敕體量河北京東等路賊盜
竊以朝廷平日立法以治盜賊者其追捕之格購賞之
科不為不備然今日兩路之民不因災饉而轉為賊盜
者相繼至於率衆羣行殺害官吏雖誨盜致寇之由未
可遥度然購捕之格恐難以常法治之今獻四事一強
盜雖殺人為首者能捕斬死罪兩人為從者捕斬一人

以上並原罪給賞二告獲強盜各依重法地酬賞外第加一等三大名府濵棣德州賊盜如被告獲依重法處斷不用格改法四強盜如不自陳首遇將來郊赦未得原免並具情理奏裁從之　知韶州都管郎中王之才降勑奬諭以其修治城池不擾民也　詔應市易司計置物貨場務不依客例收税並許勾當官申提舉司牒提刑司根究依法施行　詔中牟縣列子觀昨經燒毀官為興修仍令道録司選差道士一名管勾恩例如舊

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命宰臣吴充提舉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為修史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同修史秘書丞集賢校理王存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崇政殿説書黄履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並為編修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管勾兼受奏事暫通銀臺司入修國史院其修史官等禁制并書吏漏泄並依天聖五年修史例銀臺司權徙於起居院徙銀臺司丁卯日事今并書敏求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為龍圖直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

刺史新鄜延路副都總管燕達權管勾步軍司步軍副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楊遂留鄜延如故　詔諸路監司提舉司歲終各具所分州縣巡歷月日限次年正月十五日以前申中書點檢巡歷不遍者奏裁所至有辭訟及官司違法雖非本司事並聽闗送案治

庚申詔以歐陽修五代史藏祕閣

秦鳳凞河路計議措置邊事李憲上攻討山後生羌禽隆吉卜功狀詔以凞河經略使司封郎中天章閣待制

張詵為右諫議大夫權發遣秦鳳路轉運副使降授太
子中允趙濟復官遷一資權轉運判官太子中舍孫逈
減磨勘二年權提點刑獄主客郎中鄭民憲降敕奬諭
中軍將引進使英州刺史王君萬重傷復客省使達州
團練使賜絹二百副將崇儀使張若訥遷内藏庫使前
軍將皇城使姚麟為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副將内殿承
制孫咸寧為禮賓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左軍將引進
副使种諤為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副將西京作坊使

楊萬為宮苑使右軍將皇城使文州刺史韓存寶為西上閤門使忠州團練使副將引進副使李浩為東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副將左藏庫使夏元象為皇城使康州刺史壬戌以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内押班李憲為宣制使宣州防禦使入内副都知左軍西京左藏庫副使徐禹臣右軍内殿崇班張承鑑等七人轉官減年循資有差蕃官皇城使康州刺史包順二子各轉一資皆賞功也先是隆吉卜誘山後生羌擾邉摩正請自効衆

以為不可憲曰何傷羌戎畏服貴種其天性也摩正盛裝以出諸羌聳視皆無鬬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隆吉卜董戩懼因作旁行書喻之遂遣使入貢此據憲本傳附見

御史彭汝礪言臣昔者論不當付寺人以兵陛下以為非是及李憲師出果獲果莊果獲果莊獲字必誤自洮以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絀矣而臣之言非以憲為不足以成功所慮亦不在憲故臣言自絀於疑猶信天下之事固有趣時而為之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槩

言也令以周官觀之考其數葢不及百人而所事亦略可見以今視之其多少輕重何如也葢古者因民之有是疾故擇而任焉非以使令之故刑無罪之人而爲之也彼其類非無聰明賢智無故使以刑徒失身廢絶其類至踰千百焉此非先王以仁愛人之道也古人惟酒漿醯醢司服守祧而已其他莫與焉令以一道之權予之此非先王以義制事之意也憲辟薛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爲爲腐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

以河事頡頏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俛首不敢與抗而姦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僥倖萬一之時陛下以幾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之勢其心如何也且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貽陛下憂者洮西關蜀其最繫議論者惟濬川之役令日之役最為大者洮河之役數者皆在寺人是陛下所愛養尊寵之士大夫無一可屬任者已且彼其初非無敏健精悍可用之力及稍任事者則窺覦玩弄蹈藉士大夫矣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陛

下試取漢唐以來宦官之事觀之亦足以知矣自古人
君方其無事之時未見其害則士大夫之言爲不足信
亦莫之聽也及其禍亂既作本末顛沛至於無可柰何
而後已自古及今蓋非一二也惟陛下爲宗社計之不
勝幸甚　福建路兵馬都鈐轄司乞遇大段賊盜差調
兵馬許本司立定數目預借錢銀起發犒設從之
癸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抃知杭州抃知越州時
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什五六諸州皆牓衢路立

告賞禁人增米價抃獨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據司馬記聞先是淮浙饑詔出本界上供米損市價糶以活饑民發運副使盧秉言價雖賤貧者終不得米請償糴本盡以其餘賑恤流民詔可是歲奏計上問曰始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對有之民饑甚死者相枕藉上慘然曰獨趙抃為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

司但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絕上嘉納之秉事因趙抃知越州附見不知秉入奏果是何年秉以八年七月除發運九年廣西用兵其入奏或當十年也賜上供米賑濟飢民乃八年十月十二日御史中丞鄧潤甫知雜事蔡確言開封府判官吳幾復奉詔劾王永年告其妻之兄弟宗室叔皮叔兼等易衣私出求卜言涉不順及永年妻趙氏又訟永年盜官錢事是時永年未死幾復已索永年與叔皮楊繪賣卜等往還書簡幾復推允叔皮等所言本末至於繪卜書簡皆不問

乃以他事為辭乞送府司勘結顯為有所畏避案幾復人物庸下素行汚鄙京府之任已為玷竊復敢陰黨貴勢巧避君命乞行黜責詔與幾復小州　詔諸軍賞功以應轉資係轉資并五路衮轉諸軍每合轉一資指揮使陞十名副指揮使陞三十名軍使都副以下並轉資與衮轉下軍下名安排　右軍蕃官軍主喬巴裕等四十四人各斬獲溪下首級賜銀有差

甲子吴充言史院舊用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及起居注

諸司文字纂類日歷時政記繳送至熈寧六年起居注至熈寧二年恐由此事實遺廢乞責近限修進從之

詔雄州歸信容城縣民游化與三班差使知縣李澤縣尉宋國彥各減磨勘三年以獲北界强盜一十一人也

都提舉市易司言乞定上界本錢以五百萬緡為額以本理息及一分半等第推恩見在息錢先封樁聽朝廷移用從之

詔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翰林學士禮部郎中楊繪責授荆南節度副使不簽書公事俟過郊禮

與分司判將作監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竇卞落職
提舉舒州靈仙觀並坐受所監臨王永年供饋物也
刑部言諸處斷遣宣敕自經治平大水頗多散失亦有
本處元不關到者雖曾關到而吏胥隱漏檢會之際或
容僥倖至於官員犯罪并刼賊偽印三等公案略不以
時架閣凡有取索動經歲月其間覊旅之人尤可矜憫
欲乞計會審官東西院流内銓并入内内侍省取已斷
官員宣敕與本部宣敕比對職位姓名如有漏落更互

抄録以補其闕仍重編排自慶歷二年為始其熈寜十年以後公案别架閣略具元犯因依姓名申提點刑獄司類聚繳納本部月輪詳覆官一員與主簿更互計會合屬處抄録編排從之

乙丑詔邕州召募頭首譚楷與三班借職以邕州言與交賊戰有功也

丙寅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為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承禧累乞罷臺職久之乃有

是命承禧嘗言臣伏以陛下之盛德以臣之至愚不能
形容然於文明而剛大勇智而仁厚臣庶幾或略望清
光焉臣伏思陛下以欽承七廟之靈奉養二宫之懽而
又繼之一日萬幾之勞而思索被於天下四方之事勤
可謂至矣而治猶若不充於聖心者何也今之患在乎
百職之不自任其職而已中書以進人選才之方諉於
陛下密院以用兵擇帥之事諉於陛下事事皆出於聖
意若有未合於輿議則曰皆出於宸衷如是則天下自

古迄今何須輔佐乎凡今之事略可言矣大臣皆不自任其責盍以天下之人才一進于左右天下之廣士人之衆皆出於頃刻一言觀帝堯之聖孔子之智或失之四凶或失於子羽彼皆積歲於左右者猶失之而今也以片言之間而求之陛下雖至聖矣臣之愚竊疑乎其未至盡也故大臣不自任其責萬一或自容其私則天下亦不得而見矣何則陛下之斷素出於中也故百職之吏亦相習以成風有操兩可之論以倚決於上者有

摭細故以塞重責者此又安得而悉見乎積此而往非所以致大治也古之用兵而任將者覆軍凶師者固有之矣至於用之久則名將出焉蓋始任之則有不逮者及其久則人才自然而出矣臣欲乞令後進人發對者必令進曰可以當某用可為某官某職其不當也又假論議之臣以論之集之多則以為大臣進退則才器職業無諉上之非而臣下亦不敢不盡其心矣又言臣竊以陛下執長策以馭天下而所當精擇在相與將二者

而已相臣主於用材將臣主於用兵百職不得其治則屬於用材之相六師不得其序則屬於用兵之將二者得其序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求士如不及非惟若商人之立賢無方也又若文王之能官人也非惟若文王之能官人也又若虞舜之諮庶尹也故或取之於下僚或召之於數千里之外或見之於咫尺之間或得之於事功或進之於語言可謂盛矣然竊觀召對之臣非才行卓異之人或儕流推許之士不

以進也何則所欲用之重則進之也殊所將待之厚則過之也異故也如聞二府近薦登對者四人盛僑張克夫李師德蔡洙惟洙少有稱於儕伍他皆未之聞也稽之議論則以為未見可稱審之中外則以為不知有善不知以何薦之又不知以何而不用衆多疑惑未知所因向者熙河出兵用内臣李憲為熙秦處置人皆以為出於聖斷二府不得已而從命及推原其因乃自二府進擬夫中人之進自古人主有便於一己之指令遂屈

羣議而用之者有矣今二府乃自進擬固非所宜夫登對之人欲以備不次之用而進無可稱述之人宮寺之官本以充人主給使之職而乃爲大臣之所進擬臣慮庸庸之人汲引漸滿中外而人主動作則左右小臣皆爲大臣窺察啓臣下表裏邪惡之漸惟幸陛下致察之

二章不得其時承禧罷御史後更須考詳

詔鄭州長史柴宗令流内銓與注遠處主簿或尉宗周世宗之姪元孫受命已十年乞注一官故也　中書門下奏近詔京東河北路強盗罪

至死知人欲告及按問欲舉而自首合該減等內係羣黨及情重者未得斷放奏取指揮內有所犯情理不一者欲令比附施行從之　詔應係朝廷已降指揮後來面奉指揮改更者並依傳宣內降申中書樞密院覆奏施行

丁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除榮州防禦使以牧復廣源州之勞也　詔安南軍回士卒病者委所在官舍存泊差軍員提舉續給口券官備粥藥州

軍委都監縣鎮委主簿或監鎮官檢視 錄連劒州都
巡檢內殿承制郝懷素子漢臣為三班奉職南劒州巡
鹽左侍禁蘇用子球為三班借職以懷素等與廖恩鬬
為所殺也
戊辰詔命官使臣緣安南軍興死亡者旅櫬行李委州
縣舁櫬還其家
庚午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知諫院黃履定奪衛州運
河及疏濬黃河利害異同理曲不實之人劾罪以聞如

合就案驗輟官一員及取旨遣内侍同往初熊本既受命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使陳知儉共按問諸埽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濬川杷未至間已增二尺杷至又增一尺且從此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水落實非杷所致本等乃集臨清冠氏縣十五人責狀及據埽上水歷即南岸以杷試驗雖小有增深寸數翌朝再測已與未濬時無異又訪議者皆以運河之興有費無利且為官私之患遂以文彦博所陳為

是奏乞廢濬川司時范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
熊本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彦博必將入相附會其
意以濬川杷爲不便臣聞本奉使按事乃詣彦博納拜
從彦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令所奏必
不公且觀彦博之意非止言濬川杷而已陛下一聽其
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蠭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
上頗惑其言詔以本等奏送都水監及外監丞司子淵
遂訟本等以七月中北岸水歷定五月中南岸河流漲

落又不皆至河所視其利害及大名府已嘗保明用杷浚二股功利牒轉運司兼本等專取索濬河司事總四千七百餘紙即未嘗取索大名府安撫司轉運司事相參照而確亦劾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定奪是非故就委確及履仍即御史臺置獄推究九年十二月癸未朔本初受命相視元豐元年正月己巳本責熊本集有御河及濬川二劄子可刪取增入今附此

臣勘會河北路州軍自來賞給等茶貨以至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

州西南循沙河故迹决口置閘鑿隄引河以通淮舟檝而實邊郡芻廪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竒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計費錢五萬七百餘貫昨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栰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幾千頃所免税租一千貫石有零故議者皆謂此河之興有費無利而又生公私之患臣近準敕命躬親按視其利害之實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且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黄河之患者一隄而已今穴隄引河而置閘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歷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隄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脫復蹙水暴漲則河身乃在海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閣之阻汜濫衛溢下合御河當此之時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建功立事將以便兹民而惠萬世也故利之博者不

計其費今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栰其數止於如此而以為經久公私之利不測之患萌於每歲不貲之費積於無窮而議者弗及焉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咸以謂究故隄堰新口存歸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朝廷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以紓飛輓之勞其議論子細臣已同吳審禮等具狀聞奏去訖伏望決於聖斷早降指揮又臣近準勅計會都水監本路轉運司那官兵同相度疏濬黃河利害聞奏謹具如後

一范子淵奏將熙寧七年以後三年內應管諸埽所用物料并差夫數目一例衮合稱比向前未用杷三年減得物料七百七十餘萬及不差二十二萬三千餘夫臣勘會沿河共管八十四埽三年內計重疊疏過向著二十二埽其不經疏濬去處至多因逐年河水調匀別無決溢橫費兼檢會熙寧六年十二月勅節文河北差夫不得過五萬人亦係朝廷指揮減却所差人數一范

子淵奏稱熙寧七年已後至九年終疏濬過灘背及因此退出灘地共三十六萬餘步減省得開撅并捲埽二千七百餘萬工物料九百五十餘萬臣尋躬親并差官及取索文案照會得已疏濬灘背地步及退出灘淺去處即今多却依舊及取問得自來河上隄埽向著即不曾用人兵於對岸開撅灘背所下埽緄多少亦只據向著緊慢今來有曾疏濬處所用物料比元約全不曾經疏濬處所用物料却多以至雖曾疏濬却有無退灘淺去處　一范子淵奏稱熙寧八年八月內二股河泛溢河道變易在王胡莊尋用杷疏導水勢奪歸二股河退灘內民田數萬頃臣契勘當年二股河次下埽分各有河水長落尺寸月日公檢照證得未用杷已前河勢已減退兼王胡莊許村港遞年黄河泛漲出岸濵浸民田至霜降水落退出　一臣與陳知儉等曾將杷船於黄河淺處略行試驗雖微有增深尺寸隔日便有淤澱伏緣河流湍猛變易自如并兩岸相去闊遠其濬川杷雖

時暫可以疏導淤淺至於張官置局差占人船施功尋
文而云能回奪大河自立工料而云能減省費用此議
者所以紛紛也其利害子細臣已同陳知儉等具狀奏
聞外所有都大提舉疏濬河司公事仍乞先次廢罷
詔今後二府使相宣徽使以冠帔換授翰林醫學已
上章服並須轉服色及五年以上方許陳乞　同提舉
成都府等路茶場公事蒲宗閔言本司撥賣解鹽已蒙
改法依舊通商外有茶法事亦相關須至更改每年欲
起發茶四萬馱赴秦州熙河路依市價賣仍認定稅息
錢應副博馬糴買糧草并川峽路民間食茶許逐場依

市價添減收買每貫收息錢一分出賣仍沿貫納長引錢鳳州鳳翔永興軍環慶路州軍亦依舊爲通商地分許客人於川中茶場筭請興販知彭州呂陶亦言官場買茶虧損園戶有致詞訴及生喧鬧上詔川中茶場令後不得虧損官私其取淨利三分指揮更不施行彭州堋口茶場園戶作鬧仰本路轉運司根究施行餘令提刑司等同共相度體量利害聞奏官司如有不實亦一面取勘施行已上並從朱本已下並增入先是陶言臣竊見朝廷初

遣李杞及蒲宗閔等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當時奉使者急於進用不察事體遂認定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副熙河後來運茶積滯歲課不足即便擘畫却於彭漢二州逐年收買狹布各十萬匹名為折當脚錢其實將布上所得之息充入茶利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元數則乞却雇回脚船車搬鮮鹽入川泊至鹽法難行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乖錯非止一事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祖

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貨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事高出前世令天下茶法既通而蜀中獨行禁榷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苟於勞賞而妄為之非所以綏靜遠方之意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日月所照文軌混同法無二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茲大凡官中元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

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有種茶賦稅一例折科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納絹一疋三百二十折納䌷一疋十文折納綿一兩二文折納禾草一束役錢亦須均出自來採茶貨買以充衣食伏縁此茶本非官地所産乃是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中賣與官或敢私相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没納隨行物色理賞錢恭惟仁聖卹物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

出息錢不過二分須以一年為率蓋為今年支出官本一百萬貫至年終要見息錢二十萬貫即不是早買一百貫物晚賣一百二十貫錢今來茶場司却不以一年為率務重行立法盡榷民間茶貨入官旋買旋賣取利三分或今日買十貫之茶明日便作十三貫賣與客旅或朝買一貫暮作一貫三百文出賣日逐將官本變轉殊不休已其公牒行下州縣乃云務令買賣通快無致妨滯錢本則所出利息比至歲終不可勝筭豈止三分

而已此於市易元條自相違越據本州堋口鎮茶場申六日之間買到茶八百八十六斤計本錢一百六貫三百二十文隨日出賣收到息錢三十一貫八百九十六文別無見在臣固疑其買賣之際必有侵損官司尋行體訪乃是客旅并牙子等為見榷茶不許衷私買賣一向邀難園戶或稱官中高擡斤兩或言多方退難遂便於外面預先商量減價其園戶各為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情願與客旅商量每斤只

收七分實錢中賣與官所餘三分留在客人體上用充買茶之息纔投場中賣了當即時却是客人明立姓名正行請買所以隨日賣盡假如茶一百斤每斤合賣一百三十文計價錢十三貫其園戶既被邀難恐動情願只作十貫賣與官場即時却是客人納錢一十三貫請買文歷雖正情弊則深如此則是園戶只得七分價錢暗折三分官中雖得三分之息自是園戶本錢客人元不出備逐處買茶官司多是畏懼茶場司威勢務欲買賣通快出得息錢庶可免罪以此互相欺誑不敢申陳臣伏謂園戶是國家兩稅

土著之民今來被好利之臣設此弊法要出息錢却令商旅生姦侵損兩稅人户最於遠方不便又況隨日計利殊無分限顯是違越市易元條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特降指揮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體量指實早賜改更使王澤不壅可救大弊陶累奏未報而堋口茶園三百餘户凡五千人齎茶赴場監官以本錢支盡續於茶場司闕請未至會兩作不即秤收衆積忿恚遂徑壓廳事圍遶監官欲令牙人先出錢與買監官起避之衆

隨話詈或毆擊從者或褫裂監官衣袖牙人等皆散去陶知衆不可犯但令約束不復究治仍别差官赴場相度增價及依次秤收并申茶場司多支本錢復具奏曰劉佐李杷蒲宗閔等茍希進用妄陳愚見必欲出息三分致令茶户被害若逐場盡數收買之後商旅將來計筭不成不願興販則積壞茶貨監官必被責罰干連人必著賠填勢須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興販變轉得行或令園户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

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恭惟陛下仁民愛物與天地等夙夜孜孜講求治要惟恐一夫未得其所必不容此刻薄小人苟希勞効作為弊法以困西南生聚有累聖政衆所不平臣愚欲望早賜宸斷特降指揮下本路監司或帥臣采訪利害如臣所言稍涉虚誕甘俟誅戮若萬分有一可以采用即乞更張茶禁以便遠民或限數收買或量減息錢則山鄉茶户不勝至幸及是始詔罷取息三分措揮宗閔等所唇置亦微有更張而陶尋得罪

矣七月四日陶衙替

詔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崔象先嘗給事藩邸仍閤門供職日久宜特除通事舍人

辛未遣左藏庫副使彭孫募膽勇人捕殺廖恩以上批恩殺巡檢氣勢滋盛須及時撲滅可速與樞密院議選一官募兵三五百人捕殺故也又批聞廖恩近雖為鎗杖手吳合九等殺敗所獲不多今賊勢全未衰減日有鄉村無頼入賊中轉更昌熾可遣彭孫速往又批近日福建路強劫盗賊人數不少未知竊發作過因依可速

下提刑轉運司火急體量具析聞奏如緣闕食即檢詳前後救饑條例一面擘畫施行不管别致結集人衆久為民患彭孫亦是羣盜招降者當考六月五日及遣彭保又批近降指揮令李憲候董戩有信息及措置果莊見得次第發來赴闕緣上件羌酋既未能制其死命則歸順之期難以日月可必宜别降指揮仰候推行隊兵賞典訖發來赴闕

甲戌駙馬都尉慶州刺史王詵為絳州團練使光州刺史張敦禮為寧州團練使　詔中書檢正樞密院檢詳

官二年為一任至提點刑獄以上資序者理三年　太白晝見

乙亥詔太學公用錢可續給俟全入光州地課對除之上舍生在學一年並免解（三月九日彭汝礪云云可考）　詔韓縝等昨已與北人分畫緣邊界至其山谷地名壕堠鋪舍相去遠近等並圖畫簽貼及與北人對答語錄編進入（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當考）　詔熙河路蕃官獲首級副使以上每級減磨勘三年至三級止餘級各賜絹二十匹內殿承制

以下每級轉一資　知廣州曾布言今雖軍興之後亦
與平日無事之際不同乞許奏辟安撫司勾當公事三
兩員詔合辟官外許於本州職官數内依辟官條特更
辟一人任滿依舊
丙子遣屯田員外郎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劉定體量
安撫福建路減價糴常平穀以救災八月癸未定責衢倅
丁丑詔使臣換文資試律令大義十道以八通為上六
通次之四通又次之並為合格中書取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十年六月己卯朔詔典言李氏追封華原郡夫人以上批李氏入宫七十餘年給事章懿太后洎仁宗皇帝褫褵供奉之勤著聞宫掖故也　寶文閣待制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李承之言鄜延路累年災傷令年夏稅

乞許隨秋料及來年秋料分納從之　遣入內供奉官楊日新楊安民自京至邕州津遣安南行營疾故士卒歸住營處其陝西河東應募人遣上京　詔交阯偽左郎將阮根免死補下班殿侍從招討司奏也上批安南行營勾當公事李舜舉走馬承受劉惟簡韓永式可並與轉兩官見寄資者仍寄資

辛巳詔左班殿直權宿亳州都巡檢安寧濠州鍾離縣巡檢武天祐右侍禁定遠縣巡檢王守忠各轉一資斬

縣尉黃約循三資保正戴權與下班殿侍本路指使以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蹇周輔言蘄縣桐墟鎮軍賊王海殺巡檢劉震寧約率兵迹逐天祐與賊鬬斬十一級溺死者甚衆權齎糧率衆至滁河北岸為援故并賞之

壬午注輦國貢方物其使以金蓮花盛真珠龍腦登陛跪望御座而散之謂之撒殿上遣内侍勞問之林希野史云他國進奉未有陞殿者附注當考詳

詔知誠州楊光僣子右侍禁楊昌逵等六人各轉一資長孫楊晟照為下班殿侍湖南轉

運副使朱初平言光僭死請推恩也　詔向經子宗回為禮賓使滎州刺史宗良為禮賓使英州刺史

癸未詔莊宅副使權秦鳳路第一副將高遵一提舉福建路捉賊盜捕盜官並聽遵一指揮及遣左侍禁閤門祗候彭保於陳留縣選募馬步軍三百人以往又遣王中正選募馬步軍二百令陳濟方陳從周部送彭保（五月二十二日已遣彭孫令又遣彭保舊紀癸未日書遣官提舉福建路捕盜）　詔南京鄆兗曹徐齊濮濟單沂澶博棣亳壽濠泗宿州淮陽軍開封

府之東明考城長垣白馬胙城韋城邢州之鉅鹿洺州之鷄澤平恩肥鄉縣盜賊並用重法　詔宗室大將軍以下有通一經兼論語孟子者二年一許投狀乞試

丙戌閱安南回軍上以管押使臣曲珍張世矩王愍三人効力甚勤而其馬皆斃各特揀賜良馬二及金帶愍求衣甲又賜之　降右諫議大夫呂公孺知蔡州以前知真定府失入死罪也本傳以為鄆州失入時政記三月二十六日前知鄆州呂公孺令於澶州聽旨公孺以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其不材替罷又詔刑部疏駁知真定府日失入死罪見行取勘故也十

月三日知永興通判邕州殿中丞蘇子元令持服廣東轉運司言其任性用刑故也

丁亥從權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蹇周輔權福建路轉運使候賊平依舊尋詔周輔乘驛兼程赴任應緣捕殺廖恩事稟朝旨不及者一面施行捕盜官有逗漏不進情涉怯懼者以軍法從事仍與提點刑獄徐總商議此十九日事令并書四月九日總除憲又詔高遵一徐總蹇周輔如在一處應干捕賊事並同商議若在軍前捕盜並聽遵一指揮此七

月九日事令并書

詔武學教授傳授以四員為額

辛卯以太常丞直集賢院侍御史知雜事蔡確為右正言直院知雜事如故　莊宅副使知欽州劉初兼閤門通事舍人權知邕州二月丙午石鑑知邕州初代鑑也　定州路安撫司言準詔相度安肅軍合留南關城其樓櫓令漸修完仍乞復置監押一員從之

壬辰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言山西得功蕃官皇城使康州刺史包順忠白向漢衆所推服昨日岷南

出兵兼旬深入竭數點集差次功狀不在行營將副之下令所推賞未厭衆論及內藏庫副使趙紹忠供備庫使包誠皆戮力効死亦望別議賞典詔順領榮州團練使又與一子轉資誠為文思使紹忠為崇儀使　合州防禦使趙思忠卒贈鎮洮軍留後官給塟事許以牌印從塟録其子左侍禁懷義為內殿承制右侍禁秉義為內殿崇班　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居金陵從其請也始安石罷政除江

寧懇辭使相請宮觀上遣梁從政齎詔敦諭須其視事乃還從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至是許以使相領宮使宋朝類苑王荊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既而惠卿得君怙權慮荊公復進因郊禮薦荊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明年復召荊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權判都水監程師孟減磨勘一年監丞耿琬三年管勾官霍翔與有官親屬一名指射差遣餘推恩有差以師孟等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也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師孟琬建請同修起居注

黄履言上殿臣僚乞令於當日或次日録聖語封報起居院從之　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言昨討山後生羌五軍諸軍并弓箭手將校兵級等獲首級及輕重傷人乞加賞賚詔每級轉一資至三級止仍賜絹二十匹輕重傷轉資賜絹有差

甲午允州蠻舒光勇為三班奉職安州監當以知沅州謝麟言光勇先納土而逃令詣州自陳乞依南江溪峒例補授故也　詔修青州城建樓櫓南岸置釣橋從轉

運使王居卿請也　詔茂州監押賈辦遷一資子宗範為三班奉職以王中正言宗範與土人孟仁富捕獲恭州將張仁貴皆辦之謀畫宗範親捕得故賞之

乙未以羽林軍大將軍仲恕為燕國公仲恕宗保嫡長子當襲封奉祀事也　詔交阯近克伏應緣安南軍興權宜指揮並如故有當且從權者具因依以聞　賜工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提舉靈仙觀吴申家絹二百匹申卒於廬山王韶以為言常賻外特有是賜又令擇近親

可托者視其家事

丙申録内殿崇班劉滬孫全壽為三班借差以涇原路經略使蔡延慶言滬慶歷中有勞於邊邊人至今奉祠保其家如滬猶在而全壽乃為白丁非所以勸也故有是命　知制誥孫洙言熙寧四年中建言者患制誥過為溢美以為磨勘遷官非有績效不當專為訓詞又謂典誥之臣皆有兼官殫費文辭慮妨其他職事遂著令磨勘皆為一定之辭文臣待制武臣閤門使以上方特

命草制其餘悉用四句定辭遂至羣臣雖前後遷官各異而同是一辭典誥者雖列著名氏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門之内除官者或數人文武雖别而并為一體至於致仕贈官薦舉敘復宗室賜名宗婦封邑齋文疏語之類雖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歲歲遵用雖曰苟趨簡易然而示陋非所以訓百官詒後世也前世典章本朝故事未嘗有此陛下天縱神聖言成典謨博鑒古今循責名實每聞天語訓敕臣下手札宣示二府皆言有法義

曲盡事情天下傳誦史官紀述而典誥之臣乃苟簡如此豈稱明詔所以垂立一代制度之意哉伏望皆令隨事撰述但不得過為溢美以失事實詔舍人院撰詞少卿監以下奏薦叙封每遇大禮一易恩澤舉人每科場一易封宗室婦女逐時草制文武轉官致仕并選人改京朝官知縣並隨等撰定其後舍人院又請百官封贈嘗任待制觀察使以上其子封贈並隨事別撰從之

丁酉手詔令歲嶺外大熱病瘴者多方屯兵未解官吏

將校在彼者衆深慮難於醫藥枉致死傷醫官院選差醫學三人賜絹五十疋遣赴桂州委趙卨分擘差使候及一年差替經略司具所愈人數保明聞奏

己亥詔應廢監係省錢諸路提刑司府界提點司並封椿中書拘轄

辛丑樞密院言聞邕州欽州峒丁其人頗驍勇但訓練不至激勸無術欲委經略司選舉才武廉幹之人為都司巡檢等提舉訓練每季分往案閱逐峒歲終具武藝

精强人數首領等第給俸提舉官以武藝精强五分以上議酬奬仍令五人附近者結一保五保相附近者結一隊毋案閲保隊各相依附至於戰鬬互相救助勇怯分為三等有戰功或武藝出衆為上等免差役人才趫捷為中等免科配餘為下等常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遇提舉官案閲即聚一村按試毋得豫集邊境有盜賊令首領相關報從之

壬寅賜天章閣待制韓縝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李評衣

帶及銀絹各百五十緡仍許服金帶以分畫河東地界之勞也其準備差使供備庫副使燕復等各減磨勘年有差燕復本末當檢蘇轍奏議密院時政記云緡服金帶依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例七月十七日復除減年

三司言鑄大錢欲乞且依舊額令後如有添鑄乞除陝西河北河東外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運司請於邢磁州置監鼓鑄折二鐵錢十萬貫令相度欲於永興軍路鑄折二鐵錢十萬貫却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錢並從之本志於並鑄小錢下又云民錢濫惡公私患之乃令以惡錢輸官者

毀棄之益元豐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事

沈括自誌云河北轉運司議鑄鐵錢歲二十萬緡以助經費括以為不可異時河東嘗鑄鐵錢民干禁致死者歲以千計而姦錢益出百姓失業貨易不售而鐵幣竟罷今河北磁邢之地鐵與土半民冒利忍死以謾法殆不足勝也陝西舊行鐵錢民久安習今河北要錢二十萬緡獨可罷陝西銅錢二十萬緡改鑄於河北之淇水監西益為鐵錢二十萬緡以補陝西之入則河北所欲無待改法而濟也上嘗問公私錢

幣皆虛錢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括對曰錢之所以耗

者八而其不可救者兩事而已其可救者五無足患者

一今天下生齒歲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費奉歲

蕃之民錢幣不足此無足怪又水火淪敗刓缺者莫知

其幾何此不可救者二也銅禁既開銷錢以為器者利

至于十倍則錢之在者幾何其不為器也臣以謂銅不

禁錢且盡不獨耗而已異日富家備寇攘水火之敗惟

蓄鹽鈔而以藏鏹為不利鈔之在民以千萬計今鈔法

數易民不堅信不得已而售鈔者朝得則夕貿之故鈔不留而錢益不出臣以謂鈔法不可不堅使民不疑於鈔則鈔可以為幣而錢不待益而自輕矣古為幣之物金銀珠玉龜貝皆是也而不專賴於錢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獨以為器而不為幣民貧而為器者寡故價為之日輕今若使應輸錢者輸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則為幣之路益廣而錢之利稍分矣錢利於流借十室之邑有錢十萬而聚于一人之家雖百歲故

十萬也貿而遷之使人饗十萬之利遍于十室則利百萬矣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減萬緡使流轉於天下何患錢之不多也外國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議者欲榷河北之鹽鹽重則外鹽日至而中國之錢日北京師百官之饔餼他日取牛羊于私市者惟以百貨易之近歲以疥疾乾沒之為蠹一切募民入餼牽于京師雖革芻牧之勞而牛羊之來於外國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洩中

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此皆作法以敺之私易如此者首當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河湟之間孤絶一隅歲運中都之幣以實塞下者無慮歲數十萬緡而洮岷間冶鐵為幣者又四十萬緡歲積于三州之境物出於三州者有窮異時粟斗百錢今則四五倍矣此錢多之為禍也若不以術洩之數十歲之後芻粟何止率鍾而致石今莫若洩之羌中聽其私易貫率征錢數十歲得已數萬緡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氊羊有用之物歲

入之芻粟遂減數倍之價一衍而數利中都歲送之錢但以券鈔當之不徒省山運之勞而外之所洩無過岷山之鐵耳此不足為害者一也

癸卯以殿中丞薛昌朝為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　前安南道經略招討司言李舜舉燕達等保明隨軍至富良江有功使臣軍兵凡百四十四人内麟州飛騎十將白保獲太子洪真廣勇長行鄧忠禽左郎將阮根詔白保與左班殿直鄧忠轉三資三班借職蔡說以下轉資

賜絹有差後飛騎十將薛德經達自陳攻決里隘獲洪真首賁與保保坐決杖降廂軍長行授德三班奉職

甲申録左侍禁柴演子植青閏並為借職以計議邊事司言演因戰重傷而死也

乙巳詔廣西經略司分畫邕順兩州溪峒隷兩安撫都監司

是月思州武城縣大風壞縣廨知縣李愈妻姚氏主簿寇宗奭妻之母楊氏以壓死賜愈宗奭絹五十匹　置

岷州鐵城堡實録有此又見元豐元年八月末今但存此

秋七月辛亥詔以十一月甲戌有事于南郊　詔諸路保明將官並具功罪及其能否訓練精㨗以聞　詔權發遣羣牧判官公事太常丞王欽臣往秦州鳳翔府以來應接買馬以羣牧行司為名　上批范子淵見疏濬汴河可差入内供奉官馮宗道往彼監視此據御集記聞蔡確劾濬河事所逮證左二百餘人獄久不決上頗疑焉初命宗道自用杷試之汴水宗道辭以疾上令俟疾愈必

往試宗道乃請與子淵俱故有監視之命

壬子上批已立賞購捕廖恩及遣募士討除可更降敕榜付劉定相度事勢招降庶一方生聚早遂安處中書擬敕榜廖恩本南劒州大姓昨因吳笋冦略與族人承禹等同力討除本路奏功不實以至恩賞不均令乃嘯聚徒衆敢行剽刼屠害官兵已令本路進兵及選差兵官前去翦除况恩等本是平民有勞未奬陷於大戮宜開一面使得自新上批草竊偷生小賊恐不煩朝廷如

此委曲洗雪傳布四方必啟姦民窺易之心於體未便可檢會自來招安盜賊榜依倣指揮乃告劉定候到相度如山林深嶮未能翦除即於要路出榜及選募人齎敕招諭許率領同火伍所在歸首或徒中自相殺併及禽捕送官除放罪外優與等第安排　詔宗室換授外官遭喪解官行服者全給前官請俸　詔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都官郎中劉佐知彭州屯田員外郎呂陶並衝替令轉運司劾罪佐坐買茶措置乖方陶不即聽受

堋口茶園戸訟也五月二十一日可考

癸丑新管勾廣南西路常平等事蹇序辰改京西北路序辰周輔子也周輔言序辰蒙名對委使一道義當必行然臣父子並祗命遠方家無所託乞改一近地故有是命按宋史序辰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周輔上言乃易京西西上閤門副使知沅州謝麟為東上閤門副使再任降敕奬諭賜銀絹二百以湖北轉運司言麟招納有勞故也　中書言開封府界諸路今秋豐稔欲遣官提舉折納民戸欠負虞

部員外郎楊景芳淮南西路太子右賛善大夫曾孝綽兩浙路山南東道節度推官李孝博永興秦鳳等路漕州司户叅軍黄好信河北東西路　三司言江淮等路災傷發運司未運上供糧三百五十餘萬石欲下本司相度如計置不行權許折變見錢毋過百萬石限本年十月以前至京省司收糴以備軍儲並從之

甲寅分命輔臣祈晴　國子博士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熈河路市易事代劉佐也　三司言江淮東西

荆湖南北路兩浙各乞別立限般上供年額斛㪷令年欲令淮南東西兩路第一限十二月第二限二月第三限四月止令在本路州軍封樁外江東第一限十二月第二限三月第三限五月江西荆湖南北兩浙第一限二月第二限四月第三限六月從之　詔令後廣南西路係惡弱水土州郡合差醫官處如額外祇候人願往者聽

乙卯命宰臣吳充為南郊大禮使權御史中丞鄧潤甫

為儀仗使判兵部許將為鹵簿使判太常寺陳襄為禮儀使權知開封府孫固為橋道頓遞使　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張載兼知太常禮院載議禮於有司不合亟罷歸載亟罷歸以載事增入

上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絶之縱邊民蕃部討之故元昊常自謂為諸羌所立不得辭請於朝廷不得已而反西師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吳育謂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

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為不然卒困中原而使
加嵗賜封册為夏國主良可惜哉
丙辰以太子中允黄廉為監察御史裏行詔中書樞密
院檢正檢詳并習學官並不許奏舉臺官以御史中丞
鄧潤甫薦廉與權檢正中書户房公事畢仲衍才任御
史故因命廉而下此詔　詔南郊青城寢殿後至寶華
門御道不得用花塼鋪砌以上於青城凡游觀之具悉
已裁罷至此閱有司計功數多故又罷之

丁巳工部員外郎寶文閣待制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李承之權發遣三司使翰林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沈括守本官為集賢院學士知宣州先是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括以白劄子詣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括為侍從近臣既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於執政處陰獻其說兼括累奉使察訪職在措置役法是時但欲裁減下户錢未嘗言復差徭令非其職而遽請變法前後反覆不同朝廷新政

規畫巨細括莫不預其於役法講之固熟如輕役之不用差法括前日不以為非而今日不以為是者其意固不難曉葢自王安石罷相括恐大臣於法令有所改易故潛納此説以窺伺其意為附納之資爾括自選人不數年間抜擢至此宜如何圖報而乃頗僻飜覆挾私害政甚非陛下待括之意也且括自主計以來一無所補其馭下則取悦而已其事上則觀望而已中外之所共傳聖明之所盡照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欲變更役法一

事尤為顯著竊聞中書亦嘗以此劄子進呈下司農寺
相度天慈兼容既不加詰而臣以彈邪繩姦為職安敢
避默伏望陛下推括之情特行罷黜詔劄與括知括言
臣自惟超冒時久無一補稱釁累日深臣僚所言皆中
臣罪豈可復當事要臣見在所居待罪有詔令括就職
確又言近彈奏括罪狀未蒙施行或聞括詭求罷免有
詔却令供職儻如所聞朝廷待括如此臣竊惑焉且括
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察訪之日而言之非職

事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陰言之於執政括之意豈在朝廷法度但欲依附大臣巧為身謀而已伏望陛下去邪屏姦斷在不疑正括之罪故有是命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括論兩浙役法當考沈括自誌云公嘗請事于相府是時正肅吳公充當政問翁免役之令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翁應之曰以為不便者無過士大夫與邑居之民習於復除者驟使之如邦人其詆訾無足恤也惟微户素無力傜令使之歲出金此所當念也括嘗奏議兩浙歲入可減五萬緡而弛微户二十八萬餘家使天下悉如此微户盡除其輸雖小傜不足為病也公以為然而表行之御史乃詆翁始但議減課今乃陰易其說使悉除之首鼠乘刺陰害司農法翁坐謫集賢院學士知宣州事御史蓋未嘗思以一路言之為減者以户

言之益除也今附見當考元豐元年八月十一日云云上批廖恩累敗官軍徒黨已熾若不及時措置深慮愈致交結脇附人衆養成巨患為朝廷重憂昨彭保雖名募步騎五百餘人前去酌令賊勢猶恐不足應用中書樞密院宜同議經畫仍益募人續發庶凶徒翦滅一方生靈免被塗炭遂遣昭宣使嘉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都大提舉福建路招捉賊盜公事選募兵三千及當用大小使臣具名以聞應兵官及捕盜官等並聽中正指揮又詔凡劄下

劉定事並令中正處置庶軍事有所總一人情不至矛盾軍中但揣循士卒修利械器蒐簡病弱不任戰者以厚賞募人為間并分將官守要害無令賊徒犇軼秋熱師徒在野宜檢視醫藥飲食全養士氣以須中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已遣彭孫六月五日又遣彭保令又遣中正八月五日名中正赴闕劉定先為福建體量安撫八月癸未被責

詔諸路歲上知縣縣令考課優等治狀委主判官審校取最優者上簿司農寺主簿及提舉常平官有闕選最優者充即治狀尤異或資任已高須別加陞

擢者以聞舊紀云詔縣令歲課令吏部審校最優者注籍可陞擢者具以名聞新紀云令諸路歲上縣令課委判鈐轄審校籍其最優者陞擢之　詔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常平免役坊場剩錢毋得起發上京及應副別路惟留本路以備邊賞　詔河東陝西河北西路民因災傷典賣田產者許依元價隨年限出息收贖如過五年并買時不虧價者不用此令

己未韓縝等奏刪定清野備寇預行條件密院同中書奉旨令五路經略安撫使看詳有無未盡未便及添改

事件令機宜官書寫聞奏不得下司（密記十一日事）

辛酉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古文武仁孝詔答不允表五上終不允　提舉靈仙觀駕部郎中李直躬為衛尉少卿直躬以老疾請宮觀於審官格不當磨勘宰臣吳充言直躬素有風力雖老不衰累歷職司所至稱治天資恬退乞與閑局故有是命（朱史簽貼時政記載直躬嘗自請磨勘改官無足書新本亦削去）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言本路都監沈披中準牒捕殺廖恩緣披前任國子監博士換禮賓使未

諳軍政恐悞任使詔披先衝替劾罪以聞
壬戌上批建昌軍南豐縣尉黄克俊自廖恩為冦上誅
賊策畫者甚衆然未有如克俊知賊發端之詳及措置
方略之善宜名來審問若實出己謀可令隨王中正管
勾文字於是中書名克俊問狀乃遣之賜中書公用錢
五百緡　手詔皇伯祖保大軍節度使承選攝太尉孟
秋薦饗太廟承選年高難於拜起可特免差攝
甲子寶文閣待制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兼詳定編修

三司令式

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下埽二十八日河南從　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上刪定義勇保甲制敕五卷總例一卷

樞密院奏知忻州蕭士元持服秘書丞呂大忠昨按視河東地界內有不於圖子上貼畫出所指地名及分水嶺去處未當事理詔蕭士元呂大忠累經赦恩並特放罪河東分畫地界所燕復等檢踏天池西南無橫嶺地名後再檢視有故寨嶺亦名橫嶺詔復等所得減年磨

勘內各除一年密記七月十七日事六月二十四日可考

己巳分命輔臣祈晴于郊廟社稷

庚午西上閤門副使知代州劉舜卿為客省使知太原府韓絳言舜卿八年不磨勘故也　廣西轉運司言探得交趾兵甲見在机榔縣外等事詔机榔縣既為交賊襲據未見本路合作何措置及決里順州久遠可與不可固守如何即不損國威及經久兵力財費得免勞乏委趙卨李平一苗時中同共審計確的利害不得依違

顧避致誤朝廷一方大事候議定仍親書入急遞聞奏

辛未以權知荊南屯田郎中張頡直集賢院為廣南西路轉運使蘇轍元祐初彈頡疏云訪聞頡昔知荊南所為貪虐提舉官張琬按發七事內一事頡下行買烏頭行人蔣三供緑烏頭頡凡三四次退換蔣三揣頡意要附子遂買附子作烏頭供納頡方肯納下緑烏頭附子色額不同價例亦別此一事係贓罪又一事勒部下玉泉寺僧修治諸官園亭費用常住人牛錢物不少以修唐齊已草堂為名令頡鄉僧居止其中此一事係私罪琬奏既上前宰相王珪等為與頡私有情分遂移頡差遣而以越職劾琬特行衝替頡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為士人理須訐雪頡曾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則其罪狀顯然無疑張琬衝替在元豐元年正月戊辰

太常丞集賢校理知

湖州鞠真卿為太常博士直秘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非特恩未嘗陳請磨勘故也　上御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充率修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上服靴袍内侍進案敏求進讀上立聽顧問終篇始坐

壬申太常丞集賢校理權判都水監俞充為直史館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茂州羌叛既請盟充故稽留以待

王中正又撓使有言乃加討擊用為中正功與中正深相結至使妻出拜之中正還因力薦充可用尋自成都名入權判都水監未幾復有此命充使妻拜中正據曾肇銘彭汝礪墓彭汝礪章附九月十八日并十月三日至十二月五日充罷黄廉云云附八月九日舒州團練推官權流内銓主簿蔡京為崇文院校書中書禮房習學公事九年七月八日為銓部詔提點浙江等路鑄錢坑冶太常少卿錢昌武罰銅十斤監官侍禁崔坦差替坐改置永平監大鑪鑄錢怯薄也令三司自今諸路鑄錢並依省

樣毋輒改規摹多求增數委提舉司點檢　詔三司月具在京所支金銀錢帛總數以聞
癸酉詔自今親祠南郊乘舊玉輅還内乘大輦新玉輅更不從行
乙亥詔宥州牒稱凌羅指揮者自今並奏聽旨夏人謂僞樞密院為凌羅也　詔修信州邵武建昌軍城如坊郭户顧出夫者聽之以福建盜未獲人情思得保聚故也　詔河北霖雨浹日不止頗害秋稼令長吏精禱名

山靈祠　貶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逵為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卨為左正言直龍圖閣依舊知桂州以御史知雜蔡確言逵經制安南移疾先還卨措置糧草乖方及不即平賊也　時政記云以逵始初獨上封章請專經制不能須時進討乘勢蕩平移疾輒便先還卨亦坐措置糧草乖方及不即平賊故有是責今從實録　去年十一月癸酉詔以宜桂等州運夫未足令趙卨具析以聞范百禄為趙卨墓誌云初議南征上憂糧運卨奏兵食當相須臣願任責庶大事可辦上大悦遂以卨兼都大提舉糧草至湖南問調發之敘轉運判官唐義問曰軍期不敢緩當一運而足安撫使曾布曰人何以堪請為二番以紓民力義問曰安撫

建此欲其就戮耳禹問廣西糧至者幾何曰九十萬斛役夫幾何曰二百七十萬禹計見糧足以辦兵食烏用羨溢以病民謂義問曰役可省矣有如不給僕自任此因奏罷之湖南民得保生戴上之德而感禹不忘既措置海運燕達等平廣源獲糧萬斛並州之民獻禾供十日糧且負其餘以歸師還太平廉州積錢穀甚夥藤梧羨糧二十餘萬按禹方以措置糧草乖方被責八月一日又責李平一蔡曄周沃等皆緣漕運不辦貶降不知百祿何故云爾今不取

河既大決於曹村下埽甲戌澶州言北流繼絕河道南徙又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流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州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

尤甚壞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已上據會要蓋因孫洙靈津廟記但記以絶流為壬申耳本志亦與會要同新舊紀於丙子日乃書河决澶州曹村埽十七日大决曹村丙子澶州乞遣官救護詔入內都知張茂則權同判都水監劉璯同相度閉塞　詔熈河路經略司指使左侍禁張守榮右班殿直張德三班借職劉吉各降兩官衝替坐不察熟戶强遵所總蕃兵叛與果莊兵殺害官軍也

詔三司蠲江寧府等州軍民去年秋税之半餘倚閣以江東轉運司言民因疫癘失耕種也　福建路捉殺賊

盜彭孫言廖恩走信州界有狀乞降詔委孫招降部押赴闕其餘捕盜官案兵守隘毋得爭功捕殺如賊徒實首身捕盜文武官等敢殺戮委孫捕繫之士卒即處斬

詔河東永興秦鳳等三路就糧諸軍及漢蕃弓箭手蕃兵常經名募赴安南行營有染瘴癘者御藥院以安南軍前治瘴藥方下逐路經略司修合隨病證給賜

詔太常禮院續修禮閣新編此據會要七月二十七日事實録無之恐會要誤姑附月末待考

文彥博言臣於今年正月六日奏為據德州

申大河自去年秋夏至今冬河底淤澱通流不快河勢變移不循故道見今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臣詳黄河下流淤澱疏濬不行泄水不快即上流水勢須至壅遏若不預行經制竊虞將來河水泛漲必為魏博恩澶等州決溢為患自後不聞水監别有擘畫只是固護東流北岸今年五六七月聞大名金新堤一帶諸埽非常危急果致澶州決溢備要云此非天災人力不至也臣又檢會今年正月八日奏為近年以來河防官吏以減省物料指望酬

賞只緣三四年來黄河非常水小埽岸偶無危急是致減得物料即非久遠常制必恐埽岸漸次有失添修若將來河水泛漲如舊必致疎虞伏乞檢會舊條不以減省物料指望酬奬令年夏秋水漲諸埽危急多稱物料少數令來曹村埽決溢自熈寧八年九年十年檢計春料合行接貼低怯之處三年之中並不曾應副接貼兼本埽兵士多在别處占使或駕船裝般水利司小麥外見在只有兵士十七人實役致令來以隄身低下怯薄

遂致決溢臣前來因論列河事并及水官乞行審擇令河朔京東州縣人民被水患者莫知其數嗷嗷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以希賞於理何安臣前後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輕有干冒伏望聖慈垂察熙寧十年奏令附七月末河決後河大決乃七月十七日也彦博又言臣於去年冬奏衛州王供埽下開隄取黄河水作運河置閘引水入御河深為不便以為大則決溢小則淤澱尋聞差官定奪利害今來果致黄河水入運河防遏不

任決過閘口衝注下流州府縣鎮為患甚大竊慮定奪所未知得今來運河之害乞指揮定奪所下衛州及大名路安撫司取索自七月四日及十四日後來申報決溢一宗文字看詳定奪

是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四年十月河溢王供溢懷州黄沁溢衛州汲縣上下埽溢滑州韓村遂大決澶州曹村此據河渠志增入月末實録但於二十八日書曹村埽河決耳然曹村大決乃十七日也韓村於八月四日始書黄沁於八月十四日始書